

有人问：“中国古典诗词会灭亡吗？”叶嘉莹以为不会。她相信，宇宙间确有一种属灵的东西。人的生命当然是短暂的，但诗歌的生命却生生不已。

隔云隔海无。隔云思净土，隔海忆扬州。冷暖证枯荣，乾坤有是境。
唐佛唐殿中，律戒安世永。渡海盲师犹在，坐像经堂墓冢。

他认为尽管古诗写作与现代诗写作是两个系统中的工作，但写作的大原则、大精神还是相通的。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古诗写作从封闭的知识中复活，依然是可能的。而且，古诗写作是有套路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古诗写作有其套路，一旦掌握了这些套路，你就会发现，古诗比现代诗好写。只写古体诗的朋友们可能不同意我这个看法，但他们或许可以试着写点新诗——不是古诗直接翻译成的新诗，不是徐志摩、郭沫若新诗发轫时代的新诗，不是贺敬之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化的古典加民歌的新诗，更不是汪国真式的鸡汤新诗，而是充分现代的，以世界现代乃至当代诗歌为背景的现代汉语诗歌。如果他们对世界范围的现代、当代诗歌写作没有认识，没有知识，那对不起，他们就得上学了，一如他们学习中国古典诗歌。”

中国古典诗词不会灭亡

今年100岁华诞的叶嘉莹教授是古典诗词的研究泰斗。如果说安意如、西川的诗词文章多少有点另类，那么叶嘉莹就代表了最主流的诗词态度。

“什么是中华诗词之美？中华诗词之美首先体现在中国语言文字上，独体单音和平仄四声的特征使诗词具备了独一无二的文字与声音美感。当然，这不是全部。诗词中所体现出来的诗人、词人内心的感情和生命之境界，是中华诗词最具独特性的美感。”叶嘉莹说。

叶嘉莹幼承庭训，三四岁时，父亲就开始教叶嘉莹背诵古诗，这为她之后的人生奠定了基调。在辅仁大学，她的老师，就是著名的国学大家顾随先生。顾随桃李满天下，叶嘉莹、周汝昌、史树青、邓云乡、郭预衡、颜一烟、黄宗江、吴小如等人，都

是他的弟子。

叶嘉莹在辅仁大学读书从先生修习唐宋诗课时，顾先生还在中国大学开课选课，她就跑到中国大学去听。跟随顾先生听课，前后有六年之久。这六年间，她记下了八大本笔记，还有许多散页的笔记。多年来，这些笔记她一直视如瑰宝，在飘零辗转忧患苦难的生涯中，她从北京、上海、南京、左营、彰化、台南、台北、美国、加拿大一路走来，多数书物都已散失，只有这些笔记她一直随身携带，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青出于蓝，叶嘉莹继承了其师的学术衣钵，对古典诗词研究了一辈子，也读了一辈子，可以说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古典诗词。在台湾大学听过叶嘉莹讲课的白先勇说：“我是在台湾大学的时候，是叶先生的旁听生，叶嘉莹先生对古诗词的教诲真的是对我启开了一扇门，让我欣赏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美。叶先生的教诲影响了我的一生！”

叶嘉莹认为中国古典诗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为独特的崇高地位，浓缩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展示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诗歌最宝贵的价值和意义，在于由作者到读者，不断传达出生生不已的感发的生命。叶嘉莹说：“我之喜爱和研读古典诗词，本不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受益于古诗词，即便我一生经过了很多苦难和不幸，却能一直保持乐观、平静。”

叶嘉莹认为中国诗词蕴含着久远的文化传统，只有对中国的古典文化理解得越多、越丰富，才能更好、更多地体味诗词中的意味。以用典为例，只有真正理解了所用典故的涵义，才能更好地体味诗人、词人用典的良苦用心。外国汉学家在这方面面临着许多困难。

有人问：“中国古典诗词会灭亡吗？”叶嘉莹以为不会。她相信，宇宙间确有一种属灵的东西。人的生命当然是短暂的，但诗歌的生命却生生不已。☐